

溫病條辨新解



〔清〕吳鞠通 原著



王振坤 編著



學苑出版社

内 容 简 介

《温病条辨》是中医四大经典著作之一,是掌握和研究中医理论和临床实践必读书。编著者根据多年的研究生教学及临床经验对原著进行了系统讲解、注释,对吴又可、叶天士等先于吴氏的观点及后世诸家的注释、评论均进行了收集和整理,加之个人见解,并引用了多家验案,突出诸方的临床应用。本书是学习和研究温病学的不可缺少的参考书。

温 病 条 辨 新 解

原 著:吴 塘(鞠通)

编 著:王振坤

责任编辑:陈 辉

特约编审:肖淑春

封面设计:张 平

出 版:学苑出版社

发 行:全国各地新华书店发行

排 版:北京市手拉手计算机开发中心

印 刷:北京市广内印刷厂

规 格:850×1168 1/32 印张:20.25 字数:532 千字

版 次:1995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 数:0001—3000册

ISBN 7—5007—0983·3/R·160

定 价:28.00元

目 录

序(二首)	(1)
凡例(十四条)	(13)
附:《温病条辨新解》体例说明	(17)
卷首	
原病篇(引经十九条)	(18)
新附:叙气运专篇	(28)
卷一	
上焦篇(法五十八条,方四十六首)	(62)
风温 温热 温疫 温毒 冬温	(67)
暑温	(139)
伏暑	(166)
湿温 寒湿	(175)
温疟	(188)
秋燥	(196)
附:补秋燥胜气论(法八条方六首)	(202)
卷二	
中焦篇(法一百零二条,方八十八首,外附三方)	(224)
风温 温热 温疫 温毒 冬温	(228)
暑温 伏暑	(295)
寒湿	(305)
湿温(疟痢疸痹附)	(332)
秋燥	(408)
卷三	
下焦篇(法七十八条,方六十四首, ·图一首。共二百三十八法,一百九十八方)	(411)

风温 温热 温疫 温毒 冬温·····	(417)
暑温 伏暑·····	(478)
寒湿(便血咳嗽疝瘕附) ·····	(488)
湿温(虐痢疸痹附) ·····	(511)
秋燥·····	(542)

卷四

杂说·····	(545)
汗论·····	(545)
方中行先生或问六气论·····	(547)
伤寒注论·····	(548)
风论·····	(551)
医书亦有经子史集论·····	(554)
本论起银翘散论·····	(554)
本论粗具规模论·····	(555)
寒疫论·····	(556)
伪病名论·····	(557)
温病起手太阴论·····	(558)
燥气论·····	(560)
外感总数论·····	(561)
治病法论·····	(561)
吴又可温病禁黄连论·····	(562)
风温、温热气复论 ·····	(563)
治血论·····	(564)
九窍论·····	(565)
形体论·····	(566)

卷五

解产难·····	(569)
解产难题词·····	(573)

产后总论·····	(574)
产后三大证论一·····	(574)
产后三大证论二·····	(575)
产后三大论证三·····	(575)
产后瘀血论·····	(577)
产后宜补宜泻论·····	(580)
产后六气为病论·····	(582)
产后不可用白芍辨·····	(585)
产后误用归芎亦能致瘀论·····	(586)
产后当究奇经论·····	(587)
下死胎不可拘执论·····	(589)
催生不可拘执论·····	(590)
产后当补心气论·····	(591)
产后虚寒虚热分别论治论·····	(592)
保胎论一·····	(593)
保胎论二·····	(593)

卷六

解儿难·····	(597)
解儿难题词·····	(602)
儿科总论·····	(604)
俗传儿科为纯阳辨·····	(605)
儿科用药论·····	(606)
儿科风药禁·····	(607)
痉因质疑·····	(608)
湿痉或问·····	(610)
痉有寒热虚实四大纲论·····	(611)
小儿痉病癰病共有九大纲论·····	(611)
小儿易痉总论·····	(616)

痉病癰病总论·····	(617)
六气当汗不当汗论·····	(619)
疖疾论·····	(620)
痘证总论·····	(623)
痘证禁表药论·····	(624)
痘证初起用药论·····	(625)
治痘明家论·····	(625)
痘疮稀少不可恃论·····	(626)
痘证限期论·····	(627)
行浆务令满足论·····	(627)
疹论·····	(628)
泻白散不可妄用论·····	(629)
万物各有偏胜论·····	(631)
草木各得一太极论·····	(632)
新附:方剂索引·····	(641)

《温病条辨新解》序

——论吴鞠通治学思想

吴塘，字鞠通。清代江苏淮阴人，乾隆嘉庆之间（1736—1820年）。为当时名医。但其学并无家传师授。在《温病条辨自序》中云：“父病年余，至于不起，塘愧恨难名，哀痛欲绝，……因慨然弃举子业，专事方术。”先学于张长沙，后专心学步于吴又可，遍考晋唐以来诸贤议论；进与病谋，退与心谋；又在京都温疫大行的实践基础上，痛感当时医治温病毫无法度，立志博采历代名贤著述，去其驳杂，取其精微，间附己意，以及考验，著成《温病条辨》。吴氏之作，除《条辨》这一著作，尚有论集《医医病书》和病案集《吴鞠通医案》。汪延珍赞云：“吾友鞠通吴子，怀救世之心，秉超悟之哲，嗜学不厌，研理务精，抗老以希古人，虚心而师百氏。”从《温病条辨》的内容及学术特点，不难看出，吴氏之治学，勤求古训，博采众长；善于总结，持论全面；坚持唯物，重视实践；谦虚谨慎，少有保守。今就以上诸方面，分别探讨之。

一、勤求古训，博采众长

吴氏治学，先溯源于《内经》。在《原病篇》引《内经》共十九条，详加注释发挥。从病因、病机以及治疗的诸方面加以论述。在此篇中吴氏客观地阐明“叙运气，原温病之始”。并明确温病形成与内因、外因两方面因素有关。全面地阐发“不藏精”的意义和温病的证状、诊断、预后及治疗。故《原病篇》起到总论温病的作用。对后人较有影响，如王孟英《温热经纬》基本采用了吴氏之注释。吴氏述温病，总以“三焦”而论的，而三焦之原理，也溯源于《内经》。如在治则方面提出：“上焦如羽，中焦如衡，下焦如权。”实由“上焦如雾，中焦如沤，下焦如渫”引申而来的。其施治之方的组成原则亦是以《内经》的处方原则出发的。如在银翘散方论中云：“本方谨遵《内经》‘风淫于内，治以辛凉，佐以苦甘；热淫于内，治以咸寒，佐以甘苦’之训。”《凡例》谓：“本论各方条下，必注明系用《内经》何法。”在选方用药方面也遵《内经》，“大毒治病，十衰其六；中毒治病，十衰其七；小毒治病，十衰其八；无毒治病，十衰其九，食养尽之，勿使过剂。”在《杂说》中提出“医书亦有经子史集”的论点，并将《素问》、《灵枢》列于经之前

项。在“三焦”的各篇中，其中“阴阳”、“寒热”、“寐寤”等，都是溯源于《内经》而予以论述的。

吴氏溯源，不是漫无边际，即具有明确的针对性，其出发点落到其研究课题上。其课题就是着重在温病之病名、病因、病证、以及辨证治疗方面。就其课题，“塘故历取诸贤精妙，考之《内经》，参以心得。”在历代诸贤之中尤其重视张仲景和叶天士。对于《温病条辨》这一著作“为温病而设，实可羽翼伤寒”。说明此著作是对《伤寒论》的发展。其著作的论述形式也是仿《伤寒论》的条文法的。是书之方共 205 帖，其中仲景之方约 38 帖，如桂枝汤 4 处提及，白虎汤及其加减方 9 处出现，承气汤及其加减共 10 处，五苓散 5 处，加减复脉汤共 6 处。可以说《条辨》之治疗方剂，还是以仲景方及其加减方为主的。考证温病病名，也多源于《伤寒杂病论》的王叔和的《伤寒例》。可见其对《伤寒论》之研究，下过一定功夫。如《杂说·伤寒注论》不到千字的文章，所列伤寒论注家约 12 位。所及医籍约 10 种。征保谓：“而远追踪乎仲景”其语有据。

对叶天士温病学说的继承，在《条辨》中表现更为突出。吴氏赞云：“惟叶天士持论平和，立法精细。”《凡例》吴氏三焦立论，就是受叶氏及河间之学术影响。叶天士不但在《温热论》及《三时伏气外感篇》中反复提及“三焦”（有人认为吴塘未读过此两篇），而且在《临证指南医案》中多次论述之（受此书影响极大）。吴氏之继承，并非简单抄录，而是博采众议，上溯内难，使之充实，在理（辨证）、法、方、药（施治）诸方面形成一个完整体系。叶氏虽提及三焦，但倡言卫气营血，故《条辨》也论及卫气营血，很多条文出自《临证指南医案》中。有人指出卫气营血在《条辨》中比较混乱，这是以三焦套卫气营血的结果。实际，三焦之中各有卫气营血，同时三焦中各有所主。此正为吴氏对三焦的全面认识。吴氏对叶氏在治疗方面的继承更为突出。所用叶氏之病案之方，比比皆是，除仲景方（约占 20%）、自创方（约 20%），其他 50% 以上都来自叶氏。就是仲景方和自创方，也都是在叶案中反复使用而受到启发，或综几个案例，而形成的。所采诸贤之良方，也是叶氏所实践过的。故可以说其治疗无处不与叶氏息息相关。有人指出：“叶氏忙于诊务，著作不多，其学术思想，全由吴塘继承与发扬光大的。其表现主要在《条辨》的诸病辨证论治方面。”当仔细研究《条辨》以后，必然有如此中肯之议论。

对吴又可学说的继承，真如自序中的“专心学步焉。”而其主要表现在三焦篇中，如十三条“下后脉浮”，十五条的“下后数日，热不退”，十六条“下后下

证复现“等分别与《温疫论》的“下后脉浮”、“邪气复聚”、“下后间服缓剂”相对应。这样的例证很多,如三二条食复,虽源于张仲景,但又可也有论述。就是《杂说》中的“气复论”,以又可之论为依据的。在自序中虽言又可“功过两不相掩”,除鞠通混温病与温疫外,特别病温初期不可遵吴又可外,其中期即中焦阶段,吸取又可者最多。

吴氏除对仲景、叶氏、又可之继承外,广览诸家,博采众长。自序云:“采辑历代名贤著作。如在《原病篇》注释《内经》中,引用医著很多,其中有庞安常的《卒病论》,朱肱的《活人书》,韩祇和的《微旨》,王实之的《证治》,刘守真的《伤寒金鉴》、《伤寒直格》,张子和的《伤寒心镜》,王安道的《溯洄集》,张景岳的《类经》,喻嘉言的《尚论篇》等。《上焦篇》银翘散方论谓:“本方谨遵《内经》,……”之训,又宗喻嘉言芳香逐秽之说,用东垣清心凉膈散,辛凉苦甘,病初起,且去入里之黄芩,勿犯中焦,加银花辛凉,芥穗芳香,散热解毒,牛蒡子辛平润肺,解热散结,除风利咽,皆手太阴药也”。由此观之,自创一方,参考前人之经验尤属重要。在上面一段议论之前,除引《伤寒论》禁汗之外,又论及吴又可之达原饮,以及喻嘉言、张景岳、陶节庵等医家。《条辨》中诸病的定义及分类,辨证论治,皆采取诸贤之长。考温病之病名,先批判王叔和之《伤寒例》,又论及方有执。喻嘉言后谓:“本论详加考核,准古酌今,细立治法,除伤寒宗仲景法外,俾四时杂感,朗若列眉,示始非叔和有以肇其端,东垣、河间、安道、又可、嘉言、天士宏其议,而璫得以善其后也。”可以查见其对诸贤之继承关系。诚然,温毒、暑温请教于李东垣。“三宝”之安宫牛黄丸来源于万氏,紫雪丹取自《本事方》,至宝丹录于《局方》,秋燥取喻嘉言、沈目南者极多。纵观吴氏论燥,先开其渊,论发于《内经》,然后旁及诸医家,参考喻嘉言,并取其效方清燥救肺汤,言沈目南“议论通达正大,”然后做了发挥,条厘清楚,叙述有次,使其论燥达到较为完整的境地。由此可以看出,吴氏勤求古训,博采从长之良苦用心。其所采文献及医籍很多,《素问》、王冰注、《伤寒论》、《金匱心典》、《难经》、《脉经》、《千金》、《外台》、《名医类案》、《达生篇》、《本草经》、《图经》、《别录》、《局方》、《本事方》、《医方集解》、《痘书》、《医贯》、《正宗》、《陶氏六书》、《河间六书》、《医征》、《格致余论》、《救偏琐言》;另外有《诗经》、《论语》、《洪范》、《禹贡》、《广笔记》等,所及医家除以上提到者外,尚有:孙思邈、王焘、钱仲阳、张洁古、罗谦甫、李时珍、赵献可、王晋三、黄建中、陈文中、方有执、薛立斋、华岫云、汪切庵、翁仲仁等。足见其博览群书,广采众长的治学思想。

二、善于总结，持论全面

吴氏在勤求古训，博采众长的基础上，能够把所得的资料和临床经验有机地结合起来。先以《原病篇》总论温病，又以三焦为纲，阐发各种温病的辨证论治。然后以《杂说》补充前论所不备，最后以《解儿难》、《解产难》分别论述自己对儿科、妇科的心得体会。朱彬《温病条辨序》云：“所著《温病条辨》七卷，自温而热而暑而湿而燥，一一分缕析，莫不究其病之所以生，推之至于所终极；其为方也约也精，其为论也宏以肆，俾二千余年之尘雾，豁然一开。昔人谓仲景为轩岐之功臣，鞠通亦仲景之功臣也。”这些评论，的确从实际出发，毫无夸张之词。然能达到朱氏之言，非善于总结，是难以办到的。

《条辨》是书的完成，主要从《临证指南医案》所得最多。《凡例》云：“惟叶天士持论平和，立法精细，然叶氏吴人，所治多南方证，又立论甚简，但有医案散见于杂证之中，人多忽之而不深究。塘故历取诸贤精妙，考之《内经》，参以心得，为是编之作。”此说明《条辨》之书的编撰过程。《凡例》简介各卷内容后云：“俾阅者心目了然，胸有成局，不致临证混淆，有治上犯中，治中犯下之弊。”说明吴氏编著过程中，力求全面之用心。虽注意全面总结，但力争避免重复。故《凡例》又云：“此书须前后互参，往往义详于前，而略于后，详于后，而略于前。”使其书少有累赘。对于每一条的论述，也组织有条不紊。“本论于各方条下，必注明系用《内经》何法，俾学者知先识证，而后有治病之法，先知治病之法，而后择用何方，有法同而方异者，有方似同法异者，稍有不真，即不见效，不可不察之。”足见之前后有序，并注意诸条之鉴别，对每一条文，都相应地地下了一定功夫。

由于善于总结，加之吴氏的正确的治学思想，故其论较少有片面性。如在“伤寒”与“温病”的关系上，承认“温病”是在“伤寒”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同时又是对“伤寒”的补充和完善。“是书虽为温病而设，实可羽翼伤寒，若真能识得伤寒，断不致疑麻桂之法不可用；若真能识得温病，断不致以辛温治伤寒之法治温病。伤寒自以仲景为祖，参考诸家注述可也；温病当于书中之辨似处究心焉。”又在《上焦篇》云：“天地与人之阴阳，一有所偏，即为病也。偏之浅者病浅，偏之深者病深；偏于火者病温、病热，偏于水者病清、病寒，此水火两大法门之辨，医者不可不知。……非如鉴之空，一尘不染，如衡之平，毫无倚着，不能暗合道妙，岂可各立门户，专主于寒热温凉一家之论而已哉！”由此可见，吴氏溯源于《内经》，将热病分为“寒”、“温”两大法门，将热病的辨证论治的理

论提高到较为全面和较为系统的新水平。

《条辨》这一著作，主要着眼于温病的辨证论治的问题。溯源析流，高瞻远瞩。正如《凡例》云：“大匠诲人，必以规矩，学者亦必以规矩。是书有鉴于唐宋以来，人自为规，而不合乎大中至正之规，以至后学宗张者非刘，宗朱者非李，未识医道之全体，故远追《玉函经》，补前人之未备，尤详立规矩，使学者有阶可升，至神明变化出乎规矩之中，而仍不离乎规矩之中，所谓从心所欲不踰矩。”吴氏为全面论述温病，先将九种温病列于前。如《上焦篇》云：“按诸家论温，有顾此失彼之病，故是编首揭温之大纲。”实列九种温病，并予以正确的定义。由于此书专为“外感温病”而作，故其论述较详，但如“伏暑”之“伏气温病”，也兼论之，从而有“温病、之全貌之象。又如吴氏论燥，三焦篇着重于温燥。“书已告成，窃思与《素问》燥淫所胜不合，故杂说篇中，特著燥论一条，详言正化，对化，胜气，复气以补之，其于燥病胜气之现于三焦者，究未出方论，乃不全之书，心终不安。嗣得沈目南先生《医征》温热病论，内有秋燥一篇，议论通达正大，兹采而录之于后，间有偏胜不圆之处，又详辨之，并特补燥证胜气治法如下。”可见吴氏论燥，反复求全之良苦用心。再者如论“湿温”与“寒湿”相待之法；论暑病前后合参；论“不藏精”之“不专主劳伤说”；对“寤寐”以及“脱证”之阴阳相抱之义等，皆能即全面立论，并通达解释，故较有一定的说服力。

三、坚持唯物，重视实践

坚持唯物主义，是治学能否成功的关键。吴氏将其勤求古训，博采众长，予以全面之总结，并能在实践中得到验证。而吴氏之实践，主要是“癸丑岁都下瘟疫大行”时期前后的诊务活动。“蹉进与病谋，退与心谋，十阅春秋，然后有得。”只有通过疾病的反复诊治过程加以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才能使其理论具有科学性。只“病谋”，无“心谋”则成为单纯治病工匠；只“心谋”，无“病谋”则成为空头理论家。吴氏能够明确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将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是他成功最为重要的因素。

吴氏坚持唯物主义，重视实践活动，最突出的表现是对“认证”、“辨证”的反复强调。“是书着眼处全在认证无差，用药先后缓急得宜，不求识证之真，而妄议药之可否，不可与言医也。”朱评“认证无差”“四字为通部提纲”。《条辨》乃为三焦辨证。详论诸温病不同阶段具有不同证候，从而有不同的立法处方，颇具《伤寒论》之论述特点。其目的就是为了“俾学者知先识证。”纵观三

焦诸篇，各条之中论证者最多，次则病机，再次为方剂之使用。各种温病于三焦阶段，分别主以何证，在每一阶段中，又可详分几种类型。温热之类于上焦除论其上焦主证外，实有卫气营血之细辨，于中焦除有清与下之不同证外，其下又各有别，于下焦则以伤阴为主，除有少阴、厥阴之别，尚有兼虚兼实不同。这些论述，皆以证候之表现为依据。“全在临证者，善察病情，毫无差忒也。”对于某些治疗错误，吴氏亦先释辨证之误为要，次驳立法处方施药之不当。“一失于测证无力，识证不真，再失于有方无法。”足见吴氏对“辨证”、“识证”之重视。

吴氏治学，坚持唯物主义，表现对医案的重视，特别着重对叶氏医案的学习和总结。如前所述，《条辨》所有用方，无不与叶案有关，有些条文由叶案中直接抄录的。医案是治疗疾病过程的真实写照，即可表明医者的学术思想，又能突出其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也就是说，医案中即有理论问题，也有实践问题。吴氏能抓住医案进行较为深入的研究，是《条辨》能成功的关键。临床实践是中医学的生命线，忘记实践则学无成就，其发展也是谈不到的。“惟叶氏心灵手巧，精思过人，案中治法，丝丝入扣，可谓汇众善以为长者，惜时人不能知其一二；然其法散见于案中，章程未定，浅学者读之，有望洋之叹，无怪乎后人之无阶而升也。故本论摭拾其大概，粗定规范，俾学者有路可寻，精妙甚多，不及备录，学者仍当参考名家，细绎叶案，而后可以深造。”吴氏教我们注意前人实践基础上总结的理论和经验，并结合自己的实践体会，才能达到深造精通的程度。

吴氏治学，坚持唯物主义，正确对待温病与伤寒的继承发展关系是其重要表现。“奈温病一证，诸贤悉未能透过此关，多所弥缝补救，皆未得其本质，心虽疑虑，未敢直断明确，其故皆不能脱却《伤寒论》蓝本，其心以为推戴仲景，不知反悔仲景之法。至王安道始能脱却伤寒，辨证温病，惜其立论不精，立法不纯，又不可从。”由此可见，由伤寒论发展到温病学说的基本确立，是经历一个漫长阶段的。无伤寒为其基础，或认为只继承伤寒之法，无须向前发展，则温病学说不可能产生。在这个过程中，伤寒学派指责温病学派不遵古训，部分温病学者则认为古方不能治今病，于是乎相互攻击，互相指责。然吴氏却指出：“是书虽为温病而设，实可羽翼伤寒。”认为温病是在伤寒之基础上发展起来，是对伤寒的充实，这样正确的思想，非“秉超悟之哲”，是难以办到的。

对于以往的错误论点，吴氏亦采取唯物主义态度。“至于驳证处，不得不

下直言，恐误来学。”如在《原病篇》，虽首先提出：“叙运气，原温病之始也”，但其按又说明社会是否安定团结对岁气变化的影响，这里加入一个社会因素，意义是很深远的。强调社会对疾病，特别是传染病的流行，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并称之为“数理自然之道”。关于《刺法论》中的唯心主义观点，吴氏采取加以批判否定的态度。“按此下尚有避其毒气若干言，以其想青气想白气等，近于祝由家言，恐后人附会之词，故节之，要亦不能外‘正气存内，邪不可干’二句之理，语意已尽，不必滋后学之惑也。”吴氏对以伤寒之法统治温病之误，感慨万分，“以《伤寒论》为治外感之妙法，遂将一切外感悉收入伤寒例中，而悉以治伤寒之法治之。后人亦不能打破此关，因仍苟简，千余年来，貽患无穷。”正因为吴氏能以唯物主义辨其谬误，才能驳乱反正，开拓新路。而吴氏对自己之《条辨》一书，也采取正确的态度。“因不揣因陋，笔勉成章，就正海内名贤，指其疵谬，历为驳正，将万世赖之无穷期也。”说明作者对其学术得到进一步发展的渴望心情。

四、少有保守，谦虚谨慎

吴氏治学，勤求古训，博采众长。虽承师于前人，但少有保守思想。“礼云：‘事师无犯无隐’，塘谨遵之。”例如在《伤寒论》研究方面，吴氏指出：方氏立风伤卫，寒伤营，风寒两伤营卫，吾不敢谓即仲景之本来面目；然欲使后学眉清目楚，不为无见。如柯氏之所序，亦未必即仲景之心法，而高于方氏也。其删改原文处，多逞臆说，不若方氏之纯正矣；且方氏创通大义，其功不可没也。喻氏、高氏、柯氏，三子之于方氏，补偏救弊，其卓识妙语，不无可取，而独恶其自高已见，各立门户，务掩前人之善耳。后之学者，其各以明道济世为急，毋以争名竞胜为心，民生幸甚（《杂说·伤寒注论》）。这种“一分为二”的评价前人，取其长处的客观态度，是吴氏少有保守思想的表现。

吴氏乃一代名医。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临证方面都卓有成就。但他总保持着谦虚谨慎的作风。如在《自序》中云：“塘进于病谋，退与心谋，十阅春秋，然后有得，然未敢轻治一人。”又云：“塘愧不敏，未敢自信，恐以救人之心，获欺人之罪，转相仿效，至于无穷，罪何自赎哉！”说明吴氏临证之谨慎，以及深怕误人之良苦用心。吴氏还正确认识到，温病学说的确立，是经历几代人的共同努力的结果。“诸贤如木工钻眼，已至九分，塘特透此一分，作圆满会耳，非敢谓高过前贤也”（《凡例》），又谓：“未始非叔和有以肇其端，东垣、河间、安道、又可、嘉言、天士宏其议，而塘得以善其后也”（《上焦篇》）。对《条辨》文中

诸条、诸证及诸方，都具体说明出处。这样客观地对待前人和他人的成就，非明道济世之人，是难以办到的。

吴氏对于《条辨》的态度，也是可取的。“是书之出，实出于不得已。因世之医温病者，毫无尺度，人之死于温病者，不可胜纪。无论先达后学，有能择其弊窦，补其未备，璫将感之如师资之恩”。又云：“是所望于后之达士贤人，补其不逮，诚不敢自谓尽善尽美也”（《凡例》）。由此可见吴氏欢迎批评的耿耿诚心。“故本论摭拾其大概，粗定规模，俾学者有路可寻，精妙甚多，不及备录”（《上焦篇》）。又云：“愚之学，实不足以著书，是编之作，补苴罅漏而已”（《解儿难》）。象吴氏这样正确对待自己的著作为数不多。

五、白璧微瑕，尚存不足

治学尚欠严谨，其疏漏者不少。《原病篇》第一条所叙运气，是原文摘录，但未予以说明。《上焦篇》论桂枝汤所录《伤寒论》原文，其实并无此句。其二论述多俱素朴性。特别对某些药物的讨论表现尤为突出：如犀角以“灵犀一点通”释之；麦冬以“根颞连络”辨之；莲心以“倒生根”注解之；鸡子黄“有地球之象”等，都以取类比象法的素朴观解释。其三，三焦与卫气营血的关系，在《条辨》中尚有紊乱感，有待于进一步整理。其四，有些驳正，说理不确。特别对某些概念，理解不清，如与张景岳有温病名称之争，与吴又可有关热病初用方剂之辨，都属这类问题。《条辨》第一方为桂枝汤，而《杂说》中“本论起银翘散论”有前后矛盾之感。其五，从《条辨》来讲，大部分条文，方剂是吴氏临床应用，并取得一定经验后录用的。但是尚有一少部分条文，方剂是由《临证指南医案》中转抄而来，自己体会颇少。

总结前人的治学思想，给予后人以借鉴，对于发掘祖国医药学遗产，具有深刻的意义。有人认为古代医家成材，有偏于理论的，有偏于临床的，有偏于教育的，这不能不说是事实。但是一个医学家的成材，必须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偏重于那一方面都是片面的。从《温病条辨》即可看到吴璫能成功，其基本点，就在于此。嵇康在《养生论》一文中指出：“夫悠悠者既以未效不求，而求者以不专丧业，偏持者以不兼无功。追求者以小道自溺。凡若此类，故欲之者，万无一能成功也。”此话深有哲理，当细心玩味，引以为戒。本书在吴璫原著的基础上溯源析流，进行较为全面地注释、讲解。供医学同道参考，其中误漏，敬请斧正，是为序。

问心堂温病条辨自序

夫立德立功立言⁽¹⁾，圣贤⁽²⁾事也，塘何人斯⁽³⁾，敢以自任？缘塘十九岁时，父病年余，至于不起，塘愧恨难名⁽⁴⁾，哀痛欲绝，以为父病不知医，尚复何颜立天地间，遂购方书，伏读于苦块之余⁽⁵⁾，至张长沙“外逐荣势，内忘身命”之论，因慨然⁽⁶⁾弃举子业⁽⁷⁾，专事方术。

越⁽⁹⁾四载⁽⁹⁾，犹子⁽¹⁰⁾巧官病温，初起喉痹⁽¹¹⁾，外科吹以冰硼散，喉遂闭，又遍延诸时医治之，大抵⁽¹²⁾不越⁽¹³⁾双解散、人参败毒散之外，其于温病治法，茫乎未之闻也，后至发黄而死。塘以初学，未敢妄赞⁽¹⁴⁾一词，然于是证，亦未得其要领。盖张长沙⁽¹⁵⁾悲宗族之死，作《玉函经》，为后世医学之祖，奈《玉函》中之《卒病论》，亡于兵火，后世学者，无从仿效⁽¹⁶⁾，遂至各起异说，得不偿失。

又越三载，来游京师，检校《四库全书》，得明季吴又可《温疫论》，观其议论宏阔，实有发前人所未发，遂专心学步⁽¹⁷⁾焉。细察其法，亦不免支离驳杂⁽¹⁸⁾，大抵功过两不相掩，盖用心良苦，而学术未精也。又遍考晋唐以来诸贤议论，非不珠璧琳琅⁽¹⁹⁾，求一美备者，盖不可得，其何以传信于来兹⁽²⁰⁾！

塘进与病谋⁽²¹⁾，退与心谋⁽²²⁾，十阅⁽²³⁾春秋，然后有得⁽²⁴⁾，然未敢轻治一人。癸丑岁，都下温疫大行，诸友强起⁽²⁵⁾塘治之，大抵已成坏病，幸存活数十人，其死于世俗之手者，不可胜数。呜呼！生民何辜⁽²⁶⁾，不死于病而死于医，是有医不若无医也，学医不精，不若不学医也。因有志采辑历代名贤著述，去其驳杂，取其精微，间附己意⁽²⁷⁾，以及考验，合成一书，名曰《温病条辨》，然未敢轻易落笔。

又历六年，至于戊午，吾乡汪瑟庵⁽²⁸⁾先生促⁽²⁹⁾塘曰：来岁⁽³⁰⁾己未⁽³¹⁾湿土正化⁽³²⁾，二气⁽³³⁾中温厉大行，子盍⁽³⁴⁾速成是书，或者

有益于民生乎！璿愧不敏，未敢自信，恐以救人之心，获欺人之罪，转相仿效，至于无穷，罪何自赎哉！然是书不出，其得失终未可见，因不揣⁽³⁵⁾固陋，黽勉⁽³⁶⁾成章，就正海内名贤，指其疵谬，历为驳正，将万世赖之无穷期也。淮阴吴璿自序。

〔注解〕（1）立德立功立言：树立道德规范，建立功业，创立学说。

（2）圣贤：指有教养的伟大人物。

（3）斯：语气词。

（4）名：用语言表达。

（5）伏读于苫（shān）块之余：苫，草垫子；块，土块。古时为父守墓，睡卧在草垫上，枕着土块，以示悲恻。此句意思是在守墓期间埋头读书。

（6）慨然：情绪感慨激昂的样子。

（7）举子业：准备参加科举考试。

（8）越：经过。

（9）载：一年为一载。

（10）犹子：侄儿。

（11）喉痹：病名。具有咽喉红肿，吞咽困难，呼吸不畅的病证。

（12）大抵：大致，大都，大多数。

（13）不越：不超出。

（14）妄赞：无根据的乱加评论。

（15）张长沙：即指张仲景，因官至长沙太守故名张长沙。

（16）仿效：照原样子去做。

（17）学步：虚心学习。

（18）支离驳杂：散乱混杂之意。

（19）珠璧琳琅：珠为珍珠，璧为宝玉，琳为美玉，或指青碧色的玉，琅即琅玕，为精美的玉石。喻非常有价值的学说。

（20）来兹：来年，泛指后世。

（21）与病谋：在临床实践方面下功夫。

（22）与心谋：在理论学习方面下功夫。

（23）阅：经历。

（24）得：有所经验体会和心得。

(25) 强起：竭力要求。

(26) 辜：本处指罪孽。

(27) 间附己意：其中也包括自己的见解。

(28) 汪瑟庵：汪迁珍，字瑟庵，山阴（今江苏淮安）人，吴塘的同乡，清代乾隆年间进士，官至礼部尚书，著有《实事求是斋诗文集》。

(29) 促：催促。

(30) 来岁：来年即明年。

(31) 己未：年号，为太乙天符之年，即天气、运气、岁支三者同属于土。

(32) 湿土正化：未年为太阴湿土司天，土生于未，故正化于未，对化于丑，正化令其实，主有余，所以这一年湿土之气所主，必然温病（特别是湿温）流行。

(33) 二气：指二间气。太阴湿土司天，此为三之气，初之气为厥阴风木，二之气为少阴君火，四之气为少阳相火，五之气为阳明燥金，终之气为太阳寒水（在泉）。二之气为少阴君火司天，湿与热相加，故温厉容易大流行。

(34) 盍：音 hé，何不。

(35) 揣：估量，忖度。

(36) 毚 mín 勉：努力勤勉之意。

〔讲解〕 该序原来未分段落，今将其分五段。就其各段大意说明之。

第一段：由父病不起，而决心学医，立志“专事方术”。

第二段：从侄儿患病，以及诊治经过，深感温病学治法之欠缺，造成又一亲人的死亡。虽立志学医，但初学未得要领，前世医著缺佚。后世异说蜂起，混淆视听，造成学习困难。

第三段：记叙了作者到京师，检校《四库全书》时，认真学习吴又可的《温疫论》，以及遍考晋唐以来诸学者的学术情况，通过学习，更感温热病学说有待进一步完善。

第四段：十年的专心学习和理论研究，由于学习方法正确，产生明显效果。通过京都温度流行中的医疗实践及当时死于医的情况十分严重，所以产生著述《温病条辨》的写作大纲的计划，但较为慎重，成书以后并没有轻易进行印刷。

第五段：叙述《温病条辨》付印之经过。说明作者在付印时的思想和希望。可以体会到作者谦虚谨慎的治学思想。